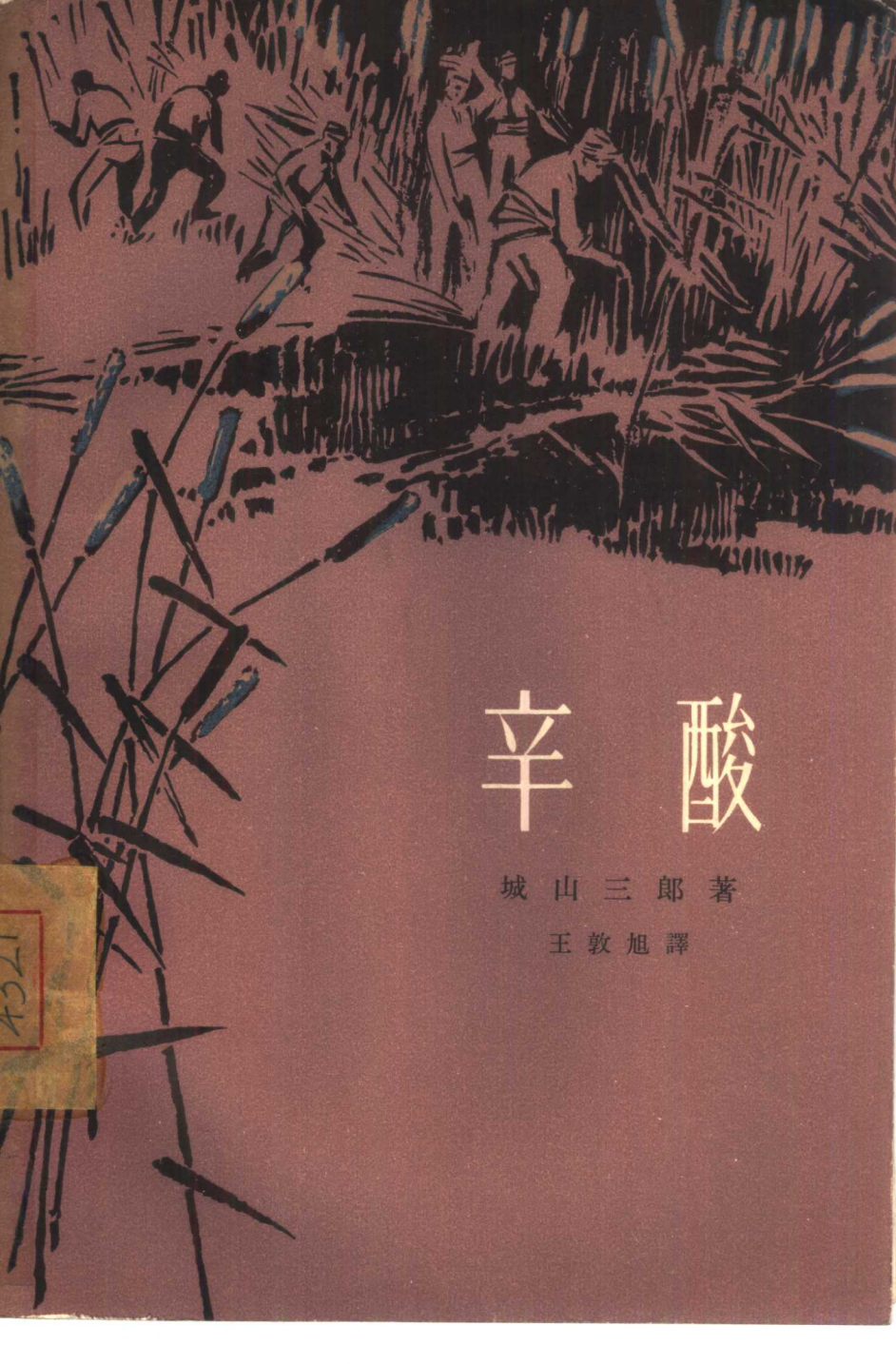




辛酸

城山三郎 著

王敦旭 譯

辛酸

〔日本〕城山三郎 著

王敦旭 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辛

酸

书号 187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10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13}{16}$ 插页 2

196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6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0.49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城 山 三 郎

辛 酸

根据中央公論社 1962 年版譯出。

封 面 画：石 丙 春

田中正造老先生最初向議會提出矿毒問題，乃在明治二十四年^①。其后，每逢議會召开，先生莫不为此事而大声疾呼。議論一旦涉及矿毒，老先生立即蹙眉倒豎，瞋目戟手，破口大罵；及至感情激动，气势高昂，輒声如洪钟，唾沫四濺，犹如一股狂流热泉，自周身毛孔沸沸噴出然。他目中既无政府，亦无議會，唯有一群受矿毒灾害的哀哀无告之农民而已。

質問又复質問，怒吼继以怒吼，声調日益激昂，終使社会視听咸集中于矿毒問題。因循姑息之政府，亦若有所省察，然其防止矿毒之措施，終难符老先生之期望。至是，老先生深悟在議會中呼号无益，乃毅然辞去众議院議員职务，重赴矿毒受害地区作一介平民，并于明治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伺天皇临幸帝国議會开幕式之机，竟做出拦駕告状之壮举。

老先生为矿毒問題奔走，前后达二十余年。当初与老先生志同道合、共襄义举而能全始全終、坚持运动者，

^① 1891年。

其有几人？或屈服于威迫，或动摇于利诱，否则亦力竭气餒，无再起之勇气。独老先生一人，挺立其间，继续奋斗，始终如一。因而丧财失友，仕途杜絕，生計窘迫，境遇雖艰。但其心志，从未稍离矿毒受害农民，而在谷中村土地收购問題决定后，犹拳拳为其善后事宜而宜劳，更尽余力研究治水問題，以謀当地之百年大計。

（《成功杂志》大正二年①十月号）

① 1913年。



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明最古的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摇篮。

今天亚非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新时代。亚非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不仅对亚非两洲人民的前途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并且也对全人类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进步的亚非作家是这一伟大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又是这一斗争的代言人。他们继承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从人民的斗争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正在不断创造着具有新的思想和感情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读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这些作品，并且将从这些作品中得到鼓舞。



城山三郎是日本当代作家，原名杉浦英一，1927年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1952年毕业于东京商业大学。他的重要作品有《輸出》、《神武崩潰》(1957)、《股東錦城》(1958)、《大義之末裔》、《黃金峽》、《侵占》、《印鑒》(1959)、《社長室》、《狀況》(1960)、《辛酸》(1962)、《日本銀行》(1963)等，其中有不少是以經濟問題為題材的。他曾出席在開羅舉行的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議；1963年，曾來我國進行友好訪問。

統一書號：10020·1873

定 价： 0.49 元

第一部 辛酸

脫了汗衫，赤裸精光的正造，哎哟哎哟地叫着，好像吼声。正在烧火的宗三郎，不由得揚起了臉。

冷冰冰的天空上飄着灰色的旧棉絮似的浮云，漸漸黑下来，衬托出正造那高大身材輪廓。他骨格还結实，肚子也鼓鼓的，只是腿和腰部瘦削得可怜。

正造又发出吼声。只有随声而出的白色气息，飄入暮色里。快七十岁的人了，被冰冷的空气冻得发抖，无怪他要这么叫喚。

“对不起啊！”

扑通一声水响，洗澡水飞溅到宗三郎的脖子上。正造身子往下一沉，圓桶里冒出热气来。

宗三郎添了一根干榛树枝，烟熏痛了眼睛。他轉过脸来，看見面前原先的浴室柱脚石根下，扔着一只木屐。木屐齿已經磨平，蜘蛛在上面罗了网，变成暗灰色，木屐带还留下一点儿紅色的痕迹。是母亲的？还是祖母穿旧的？宗三郎另外撿起一根干树枝，想把这只木屐挑

过来。

“水真好!”

热气润了正造的嗓子,他声音很大。

“初次烧的澡水,让我比你家里人先洗,真抱歉!”

“哪儿有这样的……这算什么初次烧的澡水!”

听到宗三郎愤激的口吻,正造就不吱声了。在这严寒的夜间,只听见柴火爆得噼噼啪啪响。

“澡水烧得怎么样?”

“正好,正好。这么合适的澡水真难得呀!”

正造在热气里摇晃着有特点的慈姑头。一头蓬蓬松松的长发,用稻草一扎,看起来就像个发了芽的慈姑。

“哪有这样的初次烧的澡水!”宗三郎又带着怨气说。

七月初,由于实行强制拆房,宗三郎的房子被扒平了。后来,宗三郎一家就到堤外边没有拆掉的勇藏家里去洗澡,一个月去三四次。冬天到了,又抱着个吃奶孩子,来回要走将近一里^①路,去一趟实在不易。因此,宗三郎一狠心,就把这个保全下来的洗澡桶放在露天里,烧了起来。原先的浴室盖得很讲究,浴池外边还有一块宽敞的擦身的地方,那在全村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这间浴室被人毫不在乎地拆毁了,才在它的遗址上烧起这个必须打着哆嗦洗的露天澡塘来。

① 一日里约合我国七·八里。

宗三郎拿起那只无主的旧木屐，气狠狠地扔进了火里。

“我完全沒料到你要請我来洗澡！”正造用安慰的口吻說。

宗三郎却頂了一句：“烧水洗澡算什么！只要有水，有木柴，在哪里都……”

“話不能这么說。”正造这才又用平素那种庄重的腔調說：“烧水让我洗澡，足見你們的情誼，也可以看出你們慷慨大方：自己遭遇这么悲慘，还想保护旁人的生活权利。叫我高兴的，就是你們这种情誼啊！”

正造的口吻，与其說是在教导人，不如說他自己在体会宗三郎他們的友情。宗三郎仰起了脸，可是隔着一层濃密的晚雾和热气，只能看見他那个慈姑尖儿，并听見他說：“要是沒有村里的事儿，我就想干脆在这儿死掉吧。准能归极乐淨土！”

“哪里話，哪能在这样的地方……”

“我想死在村里，我希望让我死在谷中村里。我願意死在这个村子的路旁——哪怕死在哪一戶人家的防水塚^①后边或是树洞里都成。除去这个村子，就沒有我死的地方了。”

“可是，田中大叔，你不是在佐野鎮还有家么……”

① 日本关东地方洼地上的农家在院子里用土堆起来的小土山，以便涨大水时在上面避难。

宗三郎想起正造出生的那座房子来，在佐野鎮上听人讲起之后，他曾經去看过。在这座因筹备救济谷中村的款子已經抵押出去的风子里，只有两位妇女——正造的继母和夫人在过日子，空等着沒有归期的正造。

“那个家是留給老太太的。老太太一死，我就用不着啦。”

“太太呢？”

“管她呢！”正造气哼哼地說。

宗三郎不由得心头火起：“可是，太太……”

婚后四十多年，正造一直沒有跟他妻子在一起住过，年輕的宗三郎觉得她实在可怜。正造絲毫不关心他妻子。有时候他还对故意抛弃妻子这一点感到高兴。对正造这样的一面，宗三郎甚至觉得气愤。既然那么热中于运动，为什么还結了婚呢？宗三郎才十九岁，然而，假若是他自己，就决不会結婚。

宗三郎想就这件事跟正造議論一番。讲年紀，他俩相差四十多岁，但正造总是拿他当知音看待。不过一涉及太太問題，正造馬上就一脸怒气，閉口不言。好像連提一下也有碍体面似的。不过这里面也不是沒有一些原因的……

正造把洗澡水弄得嘩嘩地响，他好像看出宗三郎心头泛起的是些什么念头，这样来阻止宗三郎发問似的。

宗三郎的哥哥宗吉在他背后叫喚着：“宗三郎！你問

沒問過洗澡水够不够热？”

为了防止水灾，用土堆起一座不太高的防水塚。原先九間^①长、六間半寬这么寬綽的一所房子，被拆得精光，一大片空場地上只剩下坍塌下来的牆土和柱脚石。哥哥和嫂子站在那一头。

他俩看見宗三郎点了点头，就走开了。他們一家人刚收拾起窩棚里的家当，搬进地窖里住下，好准备过冬。在防水塚上挖个坑，四周培起大約二尺高，上面盖着用芭茅編成的席子，当作地窖頂。面积不到二坪^②的这个地窖，就是从前住过四十坪大的房子的一家六口的住宅。沒有家具，沒有日用器皿，連草席也沒有。尽管如此，跟房子刚被扒平后，只豎起四根矮竹竿、挂上一頂蚊帳、睡在露天地里的情形比起来，总算是强一些了。

宗三郎折着干树枝，胳膊越来越使劲。就是树枝折断的这种声音，使他回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二百多个警察穿着白色制服，佩帶軍刀。被糾集来的伙子們大声罵着、吵嚷着。家具什物都接連不断地被扔到房子外面，房頂上的芭茅被扒翻，发出很大的响声。那根頂梁柱是祖父那一代豎起来的，直徑有一尺多，黑亮黑亮的。安政年間^③发生大地震时，这根頂梁柱也紋絲

① 一間等于六尺。

② 一坪等于三・三〇五平方米。

③ 1854—1860年。

沒动，如今竟被打进鷹嘴鉤，套上鋼纜，在一陣嘲笑似的吆喝声中，給拽倒了。尘土飞揚。家里人抱着祖先的牌位，茫然不知所措地几乎埋在牆土里。而且連扒房子的工錢也叫这边出！

一切都是用国家的名义、經国家之手干出来的。谷中村堤內十六戶的房子被强制拆除，这十六戶留村农民到底給国家造成过什么灾害？从前村里一反^①田能打八草包米，把这么富裕的村子逼到这步田地的，岂不是受足尾銅矿和銅矿资本家指使的国家嗎？国家的策略是企图收购这一座在反对遭受矿毒灾害斗争中成为急先鋒的谷中村，把它改为积水池，使这村子沉入水中。县議会在警察的保护下深夜召开秘密會議，通过了中央政府背后唆使的这个計劃，并且乘着一大半壮丁离开了村子，被征去参加日俄战争的当儿，付诸实行。赤麻沼的堤壩眼看要被水冲塌，县政府故意不修复；村民忍耐不住，靠自己发行村債，筑成一道临时堤壩，县政府却又雇伙子把堤壩扒开了，連扒堤工錢也命令村民出。县里提出的浸水补偿金，一反田只給三十五圓这么一点点錢，坟地一坪給三分三厘的代价——才够买两张明信片的。根据的理由是：这里田地洼澇，不长庄稼。一方面扒堤壩把水放进来，一方面又以不长庄稼为借口！县政府进一步追击上来了。明治

① 一反等于九九一·七平方米。

四十年分攤下來的稅額是上一年的三十八倍！還叫村民分擔築堤費和縣政府的扒堤費。連年歉收。堤壩仍然張着令人害怕的豁口。村民表示憤慨，更感到不安。再也熬不下去的村民們只好接受了收購條件，各自離散了。

四百戶當中，下定決心跟田中正造留到最後的，只有十九戶。正因為這樣，他們都是志同道合、誓死不離開谷中村的人。對於其中住在堤內的十六戶，縣政府利用法律的名義採取的報復手段就是強制拆房。還沒有指定搬到哪裏，就一舉拆了十六戶的房子，把他們趕到露天地裏。家中有瘋子的住戶也好，有因中礦毒臥病在床的病人的住戶也好，抱着吃奶孩子的住戶也好，概不留情……

聽不見洗澡水進澆的聲音了。宗三郎伸腰透過熱氣一瞧，只見正造把頭靠在洗澡桶的沿兒上，眯縫着眼睛。手巾怪不安穩地頂在慈姑芽兒上。他眯縫着兩眼，比右眼大一些的左眼里略微露出黑眼珠子，閃着柔和的光。自從發生土地收購問題以來，正造有點兒神經過敏，容易激怒，神色也變得嚴峻了，可眼下在熱氣里看到的面容，的確是童顏。嘴邊的堅皺紋也流露出非常安逸的表情。

宗三郎的心中動蕩起來。情緒一激昂，他的心就綑得像一根弓弦那樣緊張。按宗三郎他們所處的環境來說，也許緊張正好就是一種救藥。心情一平靜，與此互為表里的空虛感覺必然就會擴大起來。世上以為谷中村問題已經解決了，大家對房子被拆掉以後鑽進地洞里堅持

下去的十六戶人家，并不关心。从东京来的学生們都回去了。这个斗争沒有观众，沒有胜利的前景，也沒有反应，像这样不断地斗争下去，宗三郎自己的一生将有什么下场呢？他不得不联想到那一棵棵浸在矿毒水里的树，連树心都空了，终于枯萎下去。宗三郎是次子，又年輕。难道他那只有一次的人生，竟然……

已經有五六年的吧，宗三郎也曾替正造烧过洗澡水。瀰漫着水蒸气的浴室里，看不見正造的脸，只听到回音般的洪亮的說話声：“……这样下去，日本不久将会灭亡。为了不让它灭亡，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就得好好干。好好地求学，再到外国去一趟。还是念农学好吧，念經济学也行。好好地学点經济方面的知識回来。沒有知識就不能自救，也不能救民救国。”

这番話也許并不是具体指宗三郎的升学而言的。然而，事实上正造的話在宗三郎的心里曾点起立志向学的火炬。正因为这是正造——在宗三郎那颗童心里像是一位英雄——亲口讲的話，才更加銘刻在心。

然而，在后来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正造再也沒有提到求学的事。正造罵学者无能，嘲笑說：“一百个学生里面，能拯救人民的学生有几个？”并且說：“在土地里生长，胜讀万卷书。”正造的真意是什么？难道不是不愿意手底下失掉这个年輕能干、能写能讲的宗三郎嗎？宗三郎虽然还是孩子，为了取得正造的賞識，倒也奋发图强，努力